



大河湾

国画
《清風圖》
应官兴 作

诗笺

时光如旅(外二首)

任东波

告别小站
忧伤喘着粗气
泪水呜咽着嘶鸣
思念的绿皮列车
缓缓挥手
告别的白杨
节节后退
躲在时光身后
月台孤零零站立
原地不动

所有站台
都招呼着
青丝变成白发的等候
一切都来不及表达
恋人已步履蹒跚
背回的行囊
空空如也
只有 发黄的记忆
同手杖叮咚作响
小站的古树
驼背的姿态
不屑一顾 春去秋来
永久站立成
一成不变的记忆

珍惜

每一片干枯的落叶
都珍藏了一段秋
让秋印在了树的记忆中

每一根发白的芦苇
都记录了一阵风
让风铭记着河岸的守候

每一朵金黄的菊花
都记载了一次丰收
让丰收成为人们的期盼

每一颗闪烁的星辰
都收藏着一片天
让天空凝聚得如此灿烂

每一朵火红的梅花
都眷恋着一粒雪
让雪花向往着温暖的春

每一次浪漫的爱情
都讲述着一个故事
让故事演绎得铭心刻骨

每一回简单的问候
都表达了一种情愫
让情愫幸福着每一个人

每一根飘然的白发
都表达着沧桑的岁月
让岁月如歌 人生如歌

傍晚

夕阳,背着我
偷偷把树木照得金黄
枯萎的叶子尴尬地笑着
被高高举起的鸟巢
收获着绝无仅有的温情
我,把自己
悄悄移到余晖里

年轻的冬青与一棵老树
结成了一对挚友
正握手言欢谈笑风生
家禽们在枯草丛中
幸福地觅食

小木屋,被夕阳照着
色彩明朗轮廓分明
屋里的花草
散发着春天的味道
门前的几棵竹子
昭示着脉脉含情的目光

麻雀,难得成为
傍晚唯一的主角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这种简单的单音节对话
像原始部落的方言
让人无法诠释

北方冬天的温馨
会融化无情的冷酷
即使没有烈酒
也能度过美妙的瞬间
如果,心没有寒冷
四季都会温暖如春

散文

那年那月那冬

王月芳

从我记事起,小时候的每一年冬天,都觉得特别冷。

那时候,一入了冬,大人小娃们就会穿上棉袄、棉裤、棉布鞋。当时的棉衣、棉鞋都是妇女们晚上在那一闪一闪、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那时,棉衣、棉裤都是直接穿的,里面没有衬衣,外面不穿套服,一穿就是一冬天。

有时大人给娃们做棉衣会做得稍微大些,说是小娃家正在长个儿,做大点,一身衣服能穿两个冬天。要是袄和裤子短了,上冻前拆洗翻做时,只在袖口和裤口处再接一块布、加一点棉花,就又能穿一年。这样就省下了买布的钱。棉衣能这么做,棉鞋却不能做得太大。加上棉鞋是布做的,遇到下雪天,鞋会湿透,晚上,土炉子一圈摆满了一双双大小鞋,第二天早上拍拍打打又穿上啦。

由于只是净身穿衣,到了外边,不刮风时还好说,那西北风一吼,风一下子就从袄襟子下面露着的缝里钻了进去,“哎呦,好冷!”

而在家,当时只有进门挨着土炕前沿盘着的土炉子和大锅合,是供暖的设备。有时下雪后,大人们也不能去地里干活了,我和弟弟就会待在那盘烧得暖暖和和的土炕窗台边。窗户是用白麻纸糊的,下边一角有一小块玻璃。也就是这一小块玻璃,为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一天,我起床后无意间发现了那块玻璃上印着各式各样的冰花,有的像一朵朵白云,有的像一匹匹骏马,还有的像一棵棵小树。更奇妙的是,看着看着,它们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无穷。当太阳出来后,它们又化为气体飞跑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又会上演一场夺人眼球的壮观景象!

在无风有暖阳的日子里,我们住的那个叫“场里”的地方,也会跟着沸腾起来。

老爷爷们头上系着白羊肚毛巾,穿着黑棉衣、黑棉鞋,裤脚处露出一道雪白棉布做的袜子,特别亮眼。他们坐在墙边的木头墩子上,从烟袋里捏一点烟丝,放在那烟嘴窝里,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压实在了,又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对准烟丝“嚓”的一声,点着了,聊着家长里短。

几位奶奶头上系着棕色的围巾,有的纳着鞋底,有的缠着线团,她们一边劳动一边聊天。萍蛋爸妈住的三间小西房门口有一小块空地,几个大一点的姐姐在那儿跳皮筋。她们那小巧的身子转来转去,两条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她们一边跳着,一边念着:“十二月里当当,战斗英雄黄继光,黄继光、邱少云,他们牺牲为人民,为人民!”……

她们念的内容我似懂非懂,但从她们的舞姿和神情中能明白一些。因为她们在说到黄继光、邱少云等人时,脚步铿锵有力,小脸绯红,两眼放光。

我也不知道这些跳皮筋时的童谣是谁编的,只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后,也学着姐姐们这样跳着。

场中间是大家放玉米秆的地方,那是我们玩耍的乐园。

我和梅姐、生哥、萍蛋、秀芳还有弟弟坐在高高的玉米秆堆上,在晒暖暖的同时,也没闲着。生哥把玉米秆外皮一点一点撕下,露出了光滑的秆儿,将玉米秆儿掰成小节,用牙齿将秆皮一条一条劈开,把那秆里的芯儿掰成几个半寸长的小节,然后把劈好的玉米秆外皮装在那有点像海绵一样虚软的芯上,再用秆皮做成两个小圆圈,两边用两条薄秆皮儿一装,便成了一副眼镜。生哥试戴了一下,我们拍手为他叫好。

巧手的秀芳也把玉米秆外皮用牙劈开,劈到秆儿节跟前时停了。只见她用手抓住一条一条的皮儿,轻轻地使其弯成弓形,在离秆顶不远处一一插入秆芯里,少时,一个灯笼展现在在我们面前。

小伙伴们惊呼:美!真美!我和梅姐、萍蛋也想着法子做着小筐子、小花篮等。直到看见去地里干活的大人们回来了,我们才一个个从玉米秆堆上跳下来,撒开脚丫子往回跑。

下雪之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又结伴去了枣园的小路边,看着那如新娘身上披着圣洁婚纱的一树树枝条,又如刚揭开盖头的脸儿,娇羞地半遮半掩,再一看,犹如一朵挨一朵的梨花开满园,美不胜收!

上学之后,我们贪玩的心少了许多。只是每到冬天,西北风吼起,卷着雪花,仍然感到刺骨的冷!

走在上学的路上,围巾系得紧紧的,两手钻进袄袖里,鼻子里吸溜吸溜的。

教室的窗户也是用白麻纸糊的,讲台里角盘了一个土炉子,去得早的同学首要任务是生炉子。我天天都去得早,总会在书包里装一点玉米皮、玉米芯,以及一盒火柴,在黑灯瞎火的教室里先把小煤油灯点着,然后开始生炉子。来了几个男同学后,我们有的在上面点火,有的趴在地上用嘴对着炉盘底口呼呼吹风,有的手里提着笤帚说:“起来,吹气劲儿太小啦,我给咱扇。”随着他的左右摇动,不一会儿红红的火苗就蹿了出来,炉子生着了,三间大的教室里渐渐有了点暖意。

尽管这样,同学们还是觉得冷,上课时强忍住,一到下课,大家如放飞的小鸟儿,在室外蹦蹦跳跳,搓搓手,利用课余时间活动一下暖和身子。

下雪后,同学们都会忙着扫雪。大家有用锨推的,有用笤帚扫的。把雪堆好后,常常会有同学建议堆个雪人,于是,几个男同学争先恐后地大显身手,将堆起来的雪用锨整成人形,又“啪啪”地拍瓷实。接着有人用小黑炭块给雪人安一双眼,有人用萝卜给它安了鼻子。这样一打扮,乍一看,小雪人屹立在寒风中,犹如为我们站岗放哨的士兵。

雪后初晴,大街小巷的雪开始融化。一到早上,那些化开的雪便已结成冰,于是,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们又有了乐趣。看,两个哥哥一手拉着一个弟弟,那弟弟蹲着,“哧溜”一下,滑出一大截儿。有时拉着的手不小心松了,把身后的小弟弟摔了个仰面朝天,小弟弟并没有哭,而是发出“咯咯咯”的笑声。还有的是两条腿一前一后交叉开,做着连环式的滑行,那身姿如溜冰场里的演员,挺矫健呢!受他们的感染,我也伸开腿,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滑开了。在大自然赐给我们的溜冰场上,我们的笑声在空中荡漾。

我们也有发愁的事,那就是双手和双脚冻得没招儿。

我的手脚虽不像有些同学被冻得裂口脱皮,但也冻肿了,一个个手指头,如小胡萝卜一样,手背也肿得老高,脚趾头和脚底板都冻得红肿起来。每次放学回来后,妈总说:“月芳,赶紧把鞋脱了,到火炕头暖暖。”我麻利地脱下鞋,上了炕。爸见我的几个手指肿得连碗都展不开,心疼地说:“月芳,你的手冻成那样啦,快先在热碗上捂捂。”

我手挨着碗一圈,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为了让我好得快些,一到晚上,妈会给我用烧好的茄子秆水和辣椒秆水泡脚,眼用手泡脚得通红通红。钻进被窝,躺在暖和的炕上,本以为能美美地睡上一觉,谁料,一双手和脚却如被蚊虫叮咬一样痒得厉害。我不敢用指甲挠,只得用手心搓,一会儿两手互相搓,一会儿一手搓一只脚,就这样一夜夜折腾。

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花开,冻肿的手脚如蛇蜕皮似的脱落了一层干皱皱的外皮……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寒冷伴我走过了学生时代的冬天。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冬天我们穿上了风雪衣,棉裤也有了当时流行的人造毛裤。毛裤里套一条秋裤,外面再穿一条单裤,条件好些的人家还穿上了加厚绒毛的皮鞋,寒冷终于被我们挡在了外面。

今天,寒冷虽然还会到来,但因为生活愈来愈好,从住房到取暖设施的改善,我们可以说是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忆苦思甜,有许多感慨。